

“保护法”咋成了重庆招办的障眼法

↓重庆招办的障眼法令人叹为观止 珠江晚报 7月9日 作者:潘多拉

【珠江晚报一评】

以“依法保护未成年人”为由拒绝公布造假考生的姓名及相关信息,这在情理上和法理上都是站不住脚的。首先,31名考生中大多数为未成年人,说明也有少数考生已经是成年人,按照重庆市招办的逻辑,这些成年考生是不需要按照“依法保护未成年人”的要求加以保护的,可是为何他们的姓名也要严格保密呢?

其次,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中,仅有两条禁止公开未成年人姓名等相关信息的规定,即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刑事案件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。但重庆高考考生民族成分造假事件,显然不在上述规定之列,怎么就能“依

法”不公布他们的姓名呢?

很显然,重庆市招办等部门所“依”之“法”,并不是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,而是他们自己炮制的一部“障眼法”,并因此对造假考生的家长也采取了周到的保护。

众所周知,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之所以盯住这起高考造假事件不放,并非是要和31名造假考生过不去,而是要求有关方面对这些考生的家长严肃处理,因为后者才是造假事件的直接责任人。新华社记者最近的调查证实,近年来各地通过多种方式获得或骗取高考加分的考生,主要都来自非权即贵的权势家庭,重庆的这起高考造假事件也不例外。所以,人们要求公布造假考生的名单,实际上是在“倒逼”公布

造假考生背后的“权势家长”的名单。而今,“汤平等31名考生的家长”,则巧妙地将其其他29名考生的家长(包括12名领导干部)的名字隐去了。这样一来,公众不但仍然无法知晓造假考生都来自什么样的权势家庭,也无法对这些据称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的领导干部是否会很快“带病提拔”等问题进行监督。由于公众缺乏参与和监督的渠道,有关方面对这些领导干部的“严肃处理”,会不会又是一场“高高举起,轻轻放下”的问责游戏,也就只有天知道了。

重庆有关方面对高考造假事件的处理,既保护了造假考生中的未成年人和已成年人,更保护了多名负有直接责任的“成年官”。偷梁换柱的

“障眼法”和避重就轻的问责游戏玩到这个程度,令人叹为观止,让人无话可说……

【现代快报再评】

不仅都市类媒体,连新华社和《人民日报》都发文敦促重庆市招办公布造假者名单了;而且我也根本不信这造假加分的考生大多数是未成年人(按现行学制,高中毕业通常会大于18岁),道理就无须多讲了。现在的问题是,人家不理睬你们的批评(即古人说的“笑骂由他笑骂,好官我自为之”)怎么办?

理论上是有办法的,人民代表有权联名提起对政府官员的质询案,可是这似乎只能在理论上实现;这几年连质询案的新闻也没有听说了。

“龙椅”上的耻辱与屈辱

安徽阜阳市辖区的一个镇党委书记本人坐的是椅背上雕有龙图案的“龙椅”。光是书记室内的老板桌、龙椅、红木家具等摆设,价值应在百万元以上。(7月7日《广州日报》)

↓书记别坐在“龙椅”上奢谈“勤政爱民” 广州日报 7月8日 作者 梅广

【广州日报一评】

一个小乡镇领导的办公室,如此气派奢华,让人叹为观止。而更值得玩味的是,在这座办公大楼里,竟还悬挂着“勤政爱民”的大匾牌!这两相对比而产生的讽刺意味,叫人笑倒。

坐在“龙椅”上谈“勤政”,还有比这更为滑稽的事情吗?勤政的本意在于,既要“吃苦在前,享受在后”的忘我奉献精神,更要有“以廉洁为荣,以勤俭为本”的道德品质和政治觉悟。所谓德生廉、廉生威,如果一个官员整天贪图享受,醉生梦死,追求奢侈浪费,热衷个人享乐,非“白官”办公楼不修,非宝马、奔驰不坐,非极品香烟不抽,要说这个人能做到廉洁从政,谁信?

同样,官员要“爱民”,最起码,要具备“衣带渐宽终不悔,为伊消得人憔悴”的惜民心态。在乡镇书记一个人单独享用的办公室里,仅桌子板凳的费用就花去百万元以上,那么,用于其他地方、其他官员身上的不必要开支也就可想而知。一边是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几百元,一边是镇领导坐在价值5万元以上的“龙椅”上,这个反差是何其巨大!在这个背景下谈“爱民”,恐怕,首先当地的老百姓就会一万个不答应。

笔者有个小小建议:要么,你就摘下诸如“勤政爱民”之类的匾牌,不要啥也没做还想落个好名声;要么,你就认真履行职责,克己奉公,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,别总是坐在“龙椅”上奢谈“勤政爱民”。

【现代快报再评】

又是阜阳!这个地方以盛产大贪官出名,是当地人的耻辱还是屈辱?官场风气如此,有造“白官”并整死举报人的区委书记,出个这样的镇党委书记不是顺理成章的吗?

“阜阳现象”一再证明,抓个案,揪出若干的贪官,对于反腐倡廉基本没有多大效果。可是,让人不明白的是,比我们更聪明的执政官员任免权的人,难道不明白这一点吗?

坐在龙椅上说“勤政”道“爱民”,对一个党员干部来说是极大的讽刺。我不知道这位镇党委书记是不是古装帝王戏看多了,思想也发生了变化,想过一把“土皇帝”的瘾。我不认为他端坐龙椅之时,还会想着情为民所系,权为民所用,利为民所谋。

告别“农民工”不是给农民工换马甲

↓告别“农民工”不是为了告别一个概念 东方今报 7月7日 作者 盛大林

【东方今报一评】

一提起“农民工”,人们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穿着过时、灰头土脸等形象。他们在城市里干着最苦最脏最累的活儿却拿着很低的工资,他们建筑了城里所有的高楼大厦,自己却常常睡在马路边上,他们每年都要像候鸟一样往来于城乡之间……一句话,“农民工”是一个充满辛酸的词汇。如果这个概念真的从现实生活中消失,那将是一件多么令人欣慰的事情呀。

的确,很多二代农民工开始像城里人一样穿T恤、整发型,甚至逢年过节也不再回老家,但这意味着他们不再是“农民工”了吗?

首先,这样的农民工在“二代农民工”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,即使在深圳,肯定也还有很多二代农民工“继承”了上一代的境遇和形象。更重要的是,“穿T恤”等都只是表面上的变化,并不意味着身份

上的嬗变。他们享受不到深圳市民都能享有的社会保障等福利待遇,他们的孩子在深圳上学要交所谓的“借读费”,甚至交钱也没有人收,他们可以在过年的时候不回家,但这并不意味着深圳或其他城市成了他们的家。身份证上的信息明明白白地显示,深圳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;而在公安机关的户籍簿上,他们仍被归于“农业人口”之列……既然还是“农民”,而且还在“打工”,他们不是“农民工”是什么?

早就有人指出,“农民工”的称呼带有歧视的意味,应该废除这个概念。有些地方甚至早就在称谓上进行了“革命”,比如陕西西安、山东青岛、浙江绍兴等城市以政府文件的形式明文规定将“农民工”改称“新市民”或“新绍兴人”等,但这些称呼并没有被社会所认同和接纳。这一方面是因为公众称呼的习惯,更重要的是恐怕还是“农民工”的境遇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

变——连红头文件都不能消除“农民工”,王荣市长的一句话岂能让这个概念消失?

我也希望“农民工”尽快成为历史名词。但这不是一句话的事儿,更不仅是一个称谓的问题。我们要告别“农民工”,不是为了告别一个概念,而是为了告别一种歧视,即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两种身份的制度化差别。

要消除这种差别,不仅要取消户籍制度所人为设定的两种身份,更重要的是要消除两种身份之间的不公正待遇。如果城乡之间的“鸿沟”仍未被填平,即使户籍管理制度上没有了“城镇人口”与“农业人口”之分,“农民工”的概念也不可能消失;而如果城乡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没有明显差别,即使户籍制度中仍有“城镇人口”和“农业人口”之分,“农民工”的概念也不会再有歧视的意味。

社会的转型是“全国一盘棋”,并不是深圳或其他任何

一个城市的事儿。而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转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因此,现在就说“农民工概念将消失”为时尚早。

【现代快报再评】

我认为王荣市长提出这个问题是很有眼光和价值的。起码,他看到了并愿意正视第二代“农民工”与上一代“农民工”的不同。服饰等变化,是心理变化的反映,是认同感的问题。如果农民工的后代根本不认同自己的“农民”身份,而社会又顽固地要将他们归于市民的另册,社会冲突将不可避免,甚至反社会的惨烈悲剧也很可能发生。一些历史学家所担忧的“游民”文化就会死灰复燃,这是很可怕的。

我想,王荣同志所说的让“农民工”概念消失,也不是主张搞文字游戏,而是主张从根本上消除城乡二元社会结构。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,否则他岂不是伸出头找砖砸?

在法拉利的一路呼啸前目瞪口呆

↓在法拉利的一路呼啸前目瞪口呆 中国青年报 7月8日 作者 卢荻秋

【中国青年报一评】

这些车主的年龄几乎都在20多岁,清一色的“帅哥靓女”,虽然都不肯透露各自的身份,但可以肯定的是跑车均系私车,车主们则是屡屡引起社会关注的“富二代”。从车牌上看,车主们来自浙江、上海、北京等地,虽然并不一定相互熟识,但他们都具有相同的爱好,是在进行某种习以为常的车友聚会,找寻某种轻松自如的感觉。

然而,他们不知道,当他们在高速路上呼啸而过的时候,当疾驰飞奔的法拉利见缝就钻左右飘忽的时候,会令多少人胆战心惊、目瞪口呆!不,他们不是不知道,只

是不在乎。

但是,“法拉利们”无心关注这些,他们只是觉得“路况很好,跑起来心情好”,“车子性能太好了,一点油门速度就上去了,一不小心就超速了。”他们要的是一种感觉,一种天地万物皆不在眼中,任意驰骋的超爽感受。为了这种感觉,交通秩序、他人安全、社会影响等等,统统不在活下。

据说这支豪华车队的总价超过亿元,其中最贵的法拉利612高达600多万元。尽管人们可以质疑这些20来岁的年轻人,但笔者还是不愿意将法拉利的呼啸而过,与他们所拥有的巨额财富的来源是否合法联系在一起。我想说的只是,老百姓并非天生仇富,

相反,人们敬重取之有道的财富,敬重财富聚散的张弛有度。而恰恰是某些人,包括无知的“富二代”们,对财富的畸形认识和仗财凌人的张狂,让我们目瞪口呆。

美国富豪洛克菲勒说过:“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时间。而从暴发户到贵族的距离,就是新富阶层到兑现道德责任的距离。”当富二代们在财富的滋养和骄纵下,涤尽了心中的道德感、怜悯心和规则意识;当我们的社会车道上,时常冷不丁地窜出一批横冲直撞的“法拉利”时,使得路上的所有行人都面临被撞飞的危险时,我们不得不说,改变纨绔品质仍然是“富二代”成长中的当务之急。

【现代快报再评】

有文化学者说,当下中国青年人中“二民主义”盛行,即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。民族主义以《中国不高兴》的支持者为标志,“仇日”“反美”有多少合理成分且不论,讲什么“持剑经商”的确是给中国找麻烦。而“民粹主义”在网民中表现为“仇官”“仇富”反“精英”。这些骄狂的“富二代”为“仇富”的人们提供了正当的理由,不仅质疑他们财富的来源,也反感他们的傲慢。然而,不论理由多么充分,社会成员互相仇视总是不好的,“冤冤相报”玉石俱焚的结果是中国的灾难。怎样避免社会撕裂的灾难,贫富贵贱者都要想一想。

在深圳市日前召开的就业工作会议上,深圳市委书记王荣表示,“农民工”的概念很快就要消失。他说,改革开放初期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的下一代再来到深圳,穿的是T恤、牛仔褲,留的是很时尚的发型,他们不能再被称为“农民工”,他们不会像父辈那样回到原来的土地,起码不会每年回去过年。(《广州日报》7月6日)

“轰……”伴随着刺耳的马达轰鸣声,5日下午2时许,26辆法拉利、玛莎拉蒂等豪华跑车出现在成南高速,由南充往成都方向超速飞驰,呼啸而过。一路上,名车们见车就超,让人心惊,将高速公路上的其它车辆统统甩在身后……(《成都商报》7月6日)